

Hotbook Series

热度书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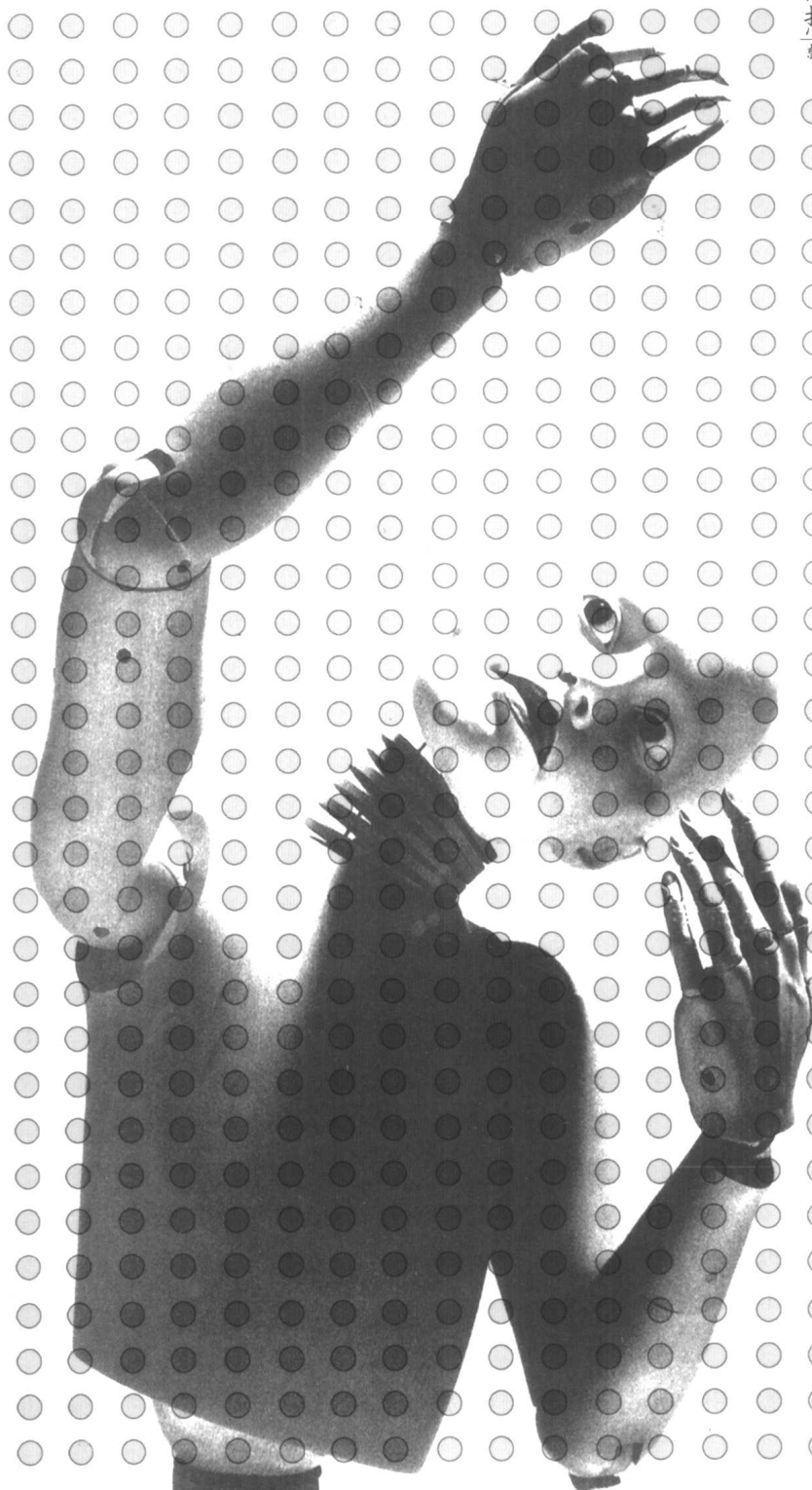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现实中！



谁比谁美丽

北方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Hotbook Series

热度书坊

就在现实中 I



谁比谁美丽

北方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比谁美丽/北方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2. 1

ISBN 7-106-01833-3

I. 谁… II. 北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181 号

责任编辑:秦 赞

终 审:陈汉涛

封面设计:蒋 杰

插 图:周一清

谁比谁美丽

北 方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9.5 插页/4 字数/200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833-3/I·0315

定 价 18.00 元

那种赤裸裸的真实、异常冷静的笔调比起故意的喧哗和惊奇更有力。也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了存在和人性的本质，虽然不免是残酷的。

读北方的小说，笔调之老练，节奏之舒缓，知识之丰富使人如沐春风。北方在不经意间显示了小说叙述的强大魅力。

——韩 东

北方笔下所描摹的事实，如果在其他小说家那里，很可能是无趣的，也是容易被忽略和蔑视的，但北方冷静、细致的叙述耐心，却使事实和事实的力量被放大，使生活的某个灰色角落被照亮。

——谢有顺

《四如意》以及《一天一日》引起一些读者的不习惯乃至非议都是不奇怪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一种接续了真正的中国小说传统的作品出现时，已经被另一种“传统”培养过的读者，自然要感到陌生甚至拒绝的。

——何小竹

作者的眼光是洞穿世俗而又忧郁的，现代人的感知风度贯穿于字里行间……

与文坛那些喧嚣一时的当红作品相比，《四如意》在固守寂寞中散发着真实的光芒。

——残 雪

《四如意》……有点像艳情小说，但更像笔法道劲的世俗风情画，我们看到不只是一个隐秘的甚至有点阴暗的生活角落，还能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种种迁徙和变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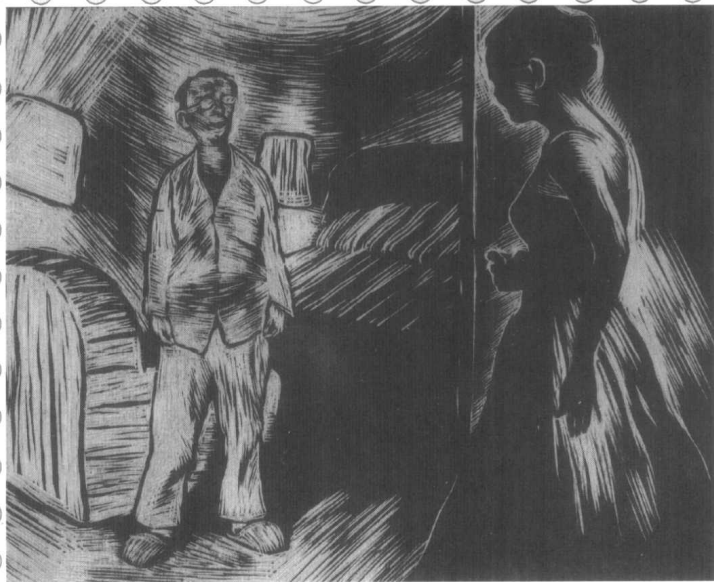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王 干

我的一位写诗兼做广告经纪人的朋友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他读了北方的小说后告诉我作者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——我对生活中的作者一无所知，我以为这是对其小说才华的极高赞誉！

——伊 沙

作者切入当下日常生活的小说方式和叙述态度令我感到惊异，沉闷、灰色、混乱、无聊，缺乏生活的活跃和灵魂的闪光的生活在这里像历冬淤出的底肥，为小说这株脆弱的植物提供了生命的养分。

——林 舟



《四如意》（木刻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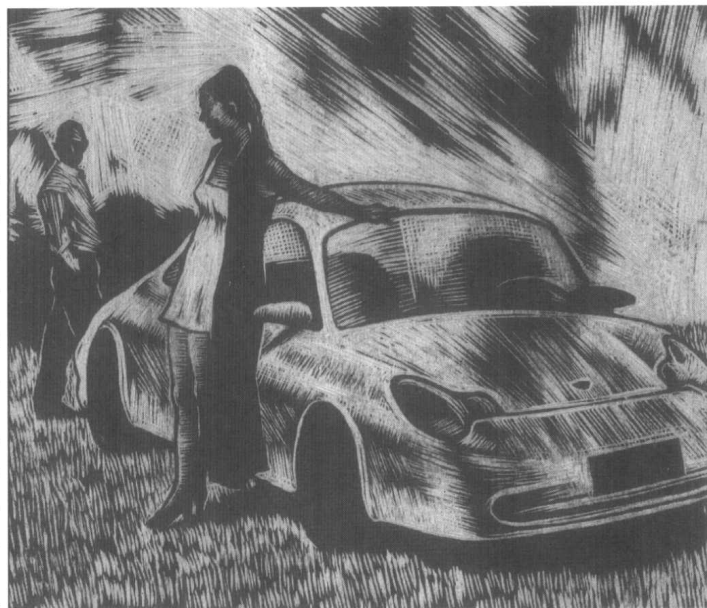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一天一日》（木刻）

《谁比谁美丽》之一（木刻）



《谁比谁美丽》之二（木刻）



目 录

四如意/001

一天一日/067

谁比谁美丽/153

事实的力量/252

附录：

网络与报刊评论集萃/254

四 如 意

皮 包

1) 阿霞第一次遇到皮包那天，是在上白班，外面的雨哗哗地落个不停。公司的作息时分白班和晚班，白班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，晚班从晚上八点到次日凌晨三点。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，阿霞本来差一点就上了眼镜的钟，只因前一天晚上陪眼镜的小姐个头高矮太像阿霞，都属于高头大马的那种，折腾了一宿，眼镜有点力不从心，还有点吃腻了的感觉，那天就想换一换口味。于是阴差阳错，小巧玲珑的阿兰就顶替了高大健壮的阿霞。

2) 和往常一样，阿霞轻轻地敲了敲 8 号贵宾房的门，然后轻轻地问，先生，我可以进来么？不等里面有什么响动，她轻轻地旋动金属把手，飞快地侧身一闪便进了房间，手心里还保留着门把手那圆润沁凉的感觉。她背靠着房门，一只手背过去将门把手圆球中央的保险按钮轻轻摁下去，把门反锁上，顺便伸到 T 恤里将背上的胸罩扣子解开，半分钟不到，便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个精光。阿霞知道自己的身段

没得说，她很自信地将身子旋转了半周，仍然轻轻地问道，先生，你不冲凉么？要我陪你蒸一下么？房间里的光线仍显昏暗，但比过道里亮多了，歪在沙发上心不在焉看着电视的先生把烟掐灭，懒懒地站起来，一只手习惯性地摸了一下领带结，一晃一晃地走到阿霞面前，轻轻搂住了她。先生一只手抚摸着阿霞紧绷绷的臀部，一只手在自己的头顶和阿霞的额头中间比划，一边嗤嗤地笑着，说真过瘾，看你就像在看模特表演，又说你为什么会长这么高啊，我在你面前有种恐惧感哩。说着还把脚踮了起来，勉强使他和阿霞变成一般高。阿霞有点被他逗笑了，却还是以一种职业化的友好与客气的声音对他说，先生，要是我不适合你的话，我可以再为你叫一位小姐么？先生不置可否，阿霞轻轻地从他的搂抱中挣脱，熟练地走向沙发与按摩床夹角处的茶几，抓起了电话，要26号阿兰到8号贵宾房来。阿霞退出去的时候，注意到8号贵宾房的先生居然有点恋恋不舍地望着她，吸顶灯照着他油抹净光的脑袋，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和金丝眼镜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。

3) 那天生意真不赖。阿霞从8号贵宾房出来，正暗自抱怨自己运气不佳，一根烟还没抽完，妈咪又叫她的号了，要她去18号普通房。

4) 公司设在一座四星级酒店的二楼半。从酒店一楼的旋转门进入宽敞的大堂，大堂的一端有一处人工喷泉。喷泉旁边的演出台上，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，钢琴下边是围成一圈的咖啡座。大堂的另一端有通到二楼的扶手电梯。上了二

楼，穿过整个餐厅到达收款台，旁边有一个挂着厚门帘的小门。进了小门再拐一个弯，是一小截楼梯，上去后有个几米见方的平台。迎面是桑拿中心的服务台，两三个小姐无精打采地坐在昏暗的灯光下，要是来了客人，会有一两个小姐站起来（另一个仍会埋头清理发票），其中一个会勉强挤出点笑容，用窄窄的嗓音发出小学生背书一般干巴巴的声音：欢迎光临。请问先生要什么样的房间？客人虽然大多是常客，对那里的价位和各种套路早已了然于心，但有时还是会装模作样地去看柜台外面竖立着的价位牌。价位牌约有 50cm×100cm 大小，红底白字写着：

豪华房	268 元/钟
贵宾房	168 元/钟
普通房	98 元/钟
净 桑	38 元/钟
每粒钟以 45 分钟计算，买一粒钟送一粒钟。	
以上价位全部八五折优惠酬宾。	

在服务台两边的墙上，整整齐齐地挂满坐台小姐被放大的玉照，照片下面标有她们的艺名、工号、籍贯、身高、体重、三围尺寸。阿霞去过好几个沿海开放城市，在多家夜总会和娱乐公司坐过台，发现那些地方的布局与设施大同小异，好像都是由一个人设计装修的：曲径通幽的走道让人充满了探险的惊奇和压力，让人感觉永远是夜晚的昏暗灯光更使里面的一切变得神秘莫测，有时简直分不清哪是白天哪是黑夜了。在难得的那几天假期里（“大姨妈”来的时候），阿霞去逛街逛商店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竟会感到光线太强而

不适应，甚至怀疑起白昼的生活有点像色彩鲜明的卡通片，它不像光线黯淡的故事片那样真实，那样柔和。阿霞已经习惯了桑拿房所特有的那种暧昧的光线，潮乎乎的空气，以及那种浓郁的夹杂着各种香皂、香精、香水和体臭的混合气味，那气味就像腐殖后的花朵一样，有一种令人窒息、使人眩晕而又诱使人上瘾的古怪力量。

5) 阿霞沿着七弯八拐的昏暗过道摸索着往前走，偶尔碰到一个朴实殷勤的侍应生，他会侧着身子贴在墙上让阿霞先行。过道里都铺上了厚厚的地毯，走起路来悄无声息。过道两边是隔成一间间的小房子，小房子的门都紧闭着，门上面的小玻璃窗有的从里面用毛巾或衣服遮挡上了，表示里面已经有人。阿霞要去的普通房在过道的最尽头，也就是最贴近公共浴室的地方。因为普通房不带卫生间、淋浴设备和蒸汽浴室，淋浴或桑拿都要到公共浴室，衣物一般也锁在外面的专用柜里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号牌与钥匙用橡皮筋箍在手腕上。普通房内的陈设要简陋得多，没有沙发，只有平行摆放的两张按摩床，中间靠墙摆一个小茶几，房间最里边的角落里有一台电视机。阿霞清楚地记得 18 号普通房里电视机的遥控器坏了，好久没人修理，只能用手动来调频道。普通房虽然比豪华房房费要便宜许多，但小费一文不少，而且普通房的客人出钱少人也好招呼，大多是直接冲着那个来的；不像豪华房的客人那样难侍候，碰到一个变态的，不死也要掉层皮。

6) 18 号普通房的客人是个中年发福的胖子，个头比阿

霞还高那么一点点。阿霞进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在摆弄电视机，而是在饶有兴致地研究床头柜上摆放的一瓶“婴儿润肤油”，像是在念那上面的说明文字。听到门响，客人侧过身子举起那瓶婴儿润肤油，问这东西做什么用？阿霞微微一笑，当然是做按摩用呐。她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，也可以用来打飞机。打飞机？什么飞机？客人不解地问。阿霞说，算了罢，你装什么纯洁，装纯洁就不要到这里来了。不等他回答，阿霞紧盯着又说，可以做了么？我打电话报钟了。把你的号牌给我看一下。

7) 阿霞报了钟，同时要服务员送一瓶冰镇矿泉水和一杯热开水进来。客人忙说我不渴。阿霞笑着说，是我要的，不是给你喝的。在等服务员的间歇，客人急匆匆地把阿霞搂到身边，一只手去揉她的胸，一边夸张地叫起来，哇，这么大，波霸哦，是不是真的？阿霞娇嗔道，急什么急，真的假的一会不就知道了。客人又要亲嘴，阿霞把脸扭到一边，坚决不从。客人问为什么。阿霞说不为什么，就是不喜欢，再说也不卫生。客人叹了口气表示同意，又说我又没有艾滋病，平常也很少找小姐玩，你要不喜欢就算了。阿霞见他不高兴，就没话找话地说，看你穿这背心短裤，不像是我们这里洗桑拿穿的呀，是从家里带来的么？客人没好气地回答，你以为就你怕生病呀，我连拖鞋毛巾都是自己带的。说着用脚踢了一下放在茶几前面地毯上的一个棕色大皮包。阿霞强忍住笑，哟，你还蛮注意个人卫生的嘛，其实这倒不必担心，我们这里的衣服毛巾还有拖鞋，每天都拿去消毒的哩。客人表情严肃地说，鬼才相信，我去年出差到北京，陪几个

客户去洗桑拿，忘了自带拖鞋，只好将就了一次，回来就染了个脚癣，治了两个多月才治好，那个痒呀。阿霞说，那以后你走到哪里都带个大皮包？客人说，只好这样，没办法的办法。阿霞笑了，说那以后我就喊你“皮包”了。

8) 冰镇矿泉水和热开水都送了进来。阿霞把门反锁好，将T恤脱下来挂在房门上方的玻璃小窗上，又把吸顶灯的灯光调得更弱了一些，开始给皮包做面部按摩。皮包反过一只手来解她的胸罩，一边说，你不觉得你犯了一个错误么？犯什么错误，阿霞边问边会心地站了起来，皮包已经把自己的衣裤都脱掉了。阿霞拿起那瓶冰镇的“乐百氏”天然矿泉水，旋开盖子，啜了一口在嘴里，给他做起来。皮包哆嗦了一下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等到阿霞将口中的冰水吐到痰盂里，去换热开水时，他偷偷睁开了眼睛，看到如玉山一般矗立于他上方的胴体在昏暗中发出幽光，阿霞略带棕色的头发又密又浓，像瀑布一样倾泄下来，发梢落到了他的肚子上，有些痒兮兮的，便忍不住将十个手指插到那丝绸般光滑柔软的头发表中去了。在阿霞弓着身子低着头为他忙活的时候，他的十指也在她的浓发中不停地忙活，抚摸着她的耳朵，她的前额，还有后脑勺。他感到十分惬意。一丝丝温暖夹杂着一丝丝倦意，不知什么牌子的洗发香波把他熏得有点昏昏欲睡了。喂，喂，人家累得要死，你怎么睡着了——他睁开眼睛，吓了一跳，过了一会才清醒过来，明白自己是在哪里，他身上的小姐是谁。啊，对不起，太舒服了，我差点睡着了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，一边伸手去抱她。阿霞面带粉红，浑身已经汗爬水流，却还是很有礼貌地对他说，“冰与火”都

试过了，还是不行，要不要来一个“双飞燕”啊，先生？就是让我再给你叫一个小姐来，两人一起给你做。皮包不好意思看她，把眼睛转向茶几上的矿泉水，连黎明都在那瓶子上讥笑他哩。算了，你莫挖苦我了，一个都受不了，还来两个？他轻揉着她的头发，耳语般说道。不是挖苦你先生，那样更刺激些，可能你叫一个人不行，叫两个人就行了。看到他不吱声，阿霞晦气地说，今天算我倒霉，赚不到你的钱了，你怕莫是做老师的罢。我有点困了，先生你可以为我叫一包烟么？盒白沙就行。

9) 阿霞坐在窄窄的床沿上吸烟，大腿与小腿弯成弓形，细长的脚掌落在另一头的床沿。皮包非常认真地打量着她的侧面，手指不断地从她的头发、胳膊、大腿、小腿、脚丫上慢慢滑过，他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你这么漂亮，真想把你娶回家去哩。好哇，那我就不用上班了，有人养着我，供吃供穿还供玩，比什么都好。讲话算数啊。唉，你干这事根本不行，为什么要找一个花瓶放家里摆着哩？多费心多费钱啊，我想男人了怎么办，你不怕戴绿帽子么？你不要说那么难听嘛，在这里不行是因为紧张，家里环境舒适慢慢就行了。那你老婆还不把我打死呀，我才不给人做小哩。我没老婆。鬼才相信哦。

10) 等阿霞的烟抽完，皮包把她扯到自己身上趴着，有点尴尬地说，我还是按规矩给你小费，你说，平时要付多少？阿霞平静地望着他，说做保健按摩一般是五十块钱一个钟，做全套是四百块钱一个钟，也有那些港台老板和外商出

手大方的，多给不限。你今天要是乐意，按五十块钱一个钟给我一百块就行了。皮包却说，那怎么行，我以后再叫你你就不理我了。阿霞说，才不会哩。皮包高兴了，真的？那你让我亲一下罢，就一下。阿霞无奈，只得把脸凑拢，但把嘴巴闭得紧紧的，不让他的舌头伸进去。皮包签完单后，从皮包里拿了六百元小费递给阿霞，颇有风度地说，你去买点化妆品罢。阿霞在惊喜之余忍不住抱住皮包的头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。皮包微微笑着，说我以后还会来看你。

11) 过道里有人大喊大叫。阿霞开门探身察看，见有一位小姐赤身裸体从门前跑过，紧接着有侍应生急匆匆地从过道另一头走来，边走边说，出了点事，贵宾房有位客人晕过去了。阿霞反转身对皮包说，没事，你可以走了，谢谢你啊先生。

12) 那天从 18 号普通房出来，阿霞竟有些神思恍惚。她总觉得那天上白班发生的一切，都像是一种重复。8 号贵宾房的小分头和金丝眼镜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，18 号普通房茶几前面的那只棕色皮包，还有那个胖子丑陋的笑脸，他说“我以后还会来看你”时的语调，都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发生过，或者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在她的梦中放映过。怎么会哩？以前的事怎么会和现在的事搅在一起哩？真他妈碰见鬼了。

13) 后来过了没几天，皮包又来了，还是开的普通房，还拎着那只大皮包。他和阿霞也算是熟人了，彼此说话少了

许多客气，多了一些放肆。第二次来，皮包连短裤背心都没有脱，只让阿霞做正规保健按摩，边做边聊天，天上一句地下一句。皮包在一个股份公司当经理，跑的地方多，见闻广博，时常引得阿霞嗤嗤地笑。看到阿霞喘粗气了，皮包便要她歇手，到窄床上和他并肩躺着说话。他承认他确实有好长时间不行了，都是离婚给害的。以前嘛，说不上十分猛男，可也还凑合，不至于如此银样蜡枪头。上一次来是招待北京几个客户，把他们都安置在贵宾房。哎，这叫省己待客嘛。北京那地方啊，你不知道，管得特别严，有钱的人也特别多，消费也特别贵。广东？广东算什么，真正有钱人都在北京，那些个公子哥儿、歌星影星、外企老板……所以说哇，北京的大爷最可怜。什么“天上人间”“天伦王朝”，最高档的娱乐场所我都去过，贵得要命，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。像我们这么搂搂抱抱都没有，光陪陪酒、唱唱歌，小费就要一千块。那些大爷一个个都憋得啊，馋得啊，上次我不是带他们解馋来了嘛。哪知道一个家伙不争气，兴奋过度发了心脏病，差点没闹出人命来。以后呀，凡是来洗桑拿的一律先进行体检，那些冠心病、高血压就只能安排去听歌。

14) 阿霞没有去过北京。但她到过广州、深圳、汕头、湛江、珠海，也算是见多识广之人了，在娱乐业混饭吃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呐。阿霞还有一个长处，记性好。她记得好多段子，而且说起来十分大方、自然，没有丝毫扭扭捏捏。在阿霞说段子的时候，皮包总是用一种混杂着爱慕和钦佩的眼光望着她，觉得她比自己要有表演天才。那天阿霞又出了一个多谜底的谜语让他猜，谜面是吹箫，打一字、打一成

语、打一通俗歌曲名。皮包说，唉，我猜谜语最不行了，我这脑壳里装的都是糨糊哩。阿霞不依不饶，就要你猜这个，这是专门给男人猜的。拗她不过，皮包只好乱嚷起来：《中国人》《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》？《我爱你中国》《马桶》？《笨小孩》《心太软》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？算呐，你莫瞎蒙了，阿霞又好气又好笑。那你不干脆告诉我算了，皮包死乞白赖。等你以后娶了我再告诉你，阿霞也开起玩笑来。

15) 以后每隔十天半个月，皮包准来找阿霞。要是超过半个月没来，阿霞知道他又出差去了，而且还知道他出差回来就会立即呼她。皮包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她带点小礼物，还会讲好多外面的见闻给她听。他要是又讲起在外面招待客户的事，阿霞有时也会佯装生气，哇，你背着我又去泡妞啊，我不准你外面找别的女人。皮包则会十分高兴然而却假装委屈地说，别人信不过我，你还信不过啊，你知道我不行的嘛，我顶多也就是洗个净桑，做做保健按摩。看到他认真起来，阿霞也就温柔了许多，和你开玩笑呐，你就是真的在外面找女人，我也管不了你是不是？你又不是我老公。

16) 阿霞第一次给皮包上钟时，皮包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。阿霞对那小纸片上印的地址、头衔和电话号码半信半疑。北京流传的民谣中有一首叫“四大傻”，其中的第三傻就是“泡妞留电话”；而“四大蠢”中的第三蠢则是“泡妞泡成老公”。皮包看上去不像个奸诈之人，可也不会蠢到这种地步，逢人就撒名片罢？一天晚上生意清淡，打牌又凑不成桌，百无聊赖，阿霞便按着名片上的号码给皮包家拨了一